

马亮宽 著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Chen Yinke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陈寅恪

马亮宽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15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寅恪 / 马亮宽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5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9052-8

I. ①陈… II. ①马… III. ①陈寅恪 (1890—1969) — 传记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1469号

陈寅恪 CHEN YINQUE

马亮宽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千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13-9052-8

定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家世和初学 / 001

书香世家 / 001

家学渊源 / 004

第2章 留学时代 / 007

少年赴日 / 007

留学欧洲及其收获 / 009

留学哈佛大学 / 012

柏林大学深造 / 014

第3章 执教清华大学 / 024

“三无”学人导师 / 024

独为神州惜大儒 / 028

参与学校事务 / 033

抵制国民党党化教育 / 035

校长风波 / 037

第4章 元和新脚终成军 / 041

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 / 041

狼狈为善 / 044

整理大内档案 / 047

第5章 动荡岁月 / 052

南迁遭遇 / 052

拒当文化汉奸 / 055

学人楷模 / 061

赴英就医 / 064

卖书买煤 / 066

第6章 栖身岭表 / 071

南下广州 / 071

拒迎北返 / 076

坚持己见 / 079

学界旗帜 / 083

告别教坛 / 086

暮年“癘足” / 090

在劫难逃 / 093

第7章 思想与理念 / 098

坚持中体西用之思想 / 098

尊崇气节 / 102

自由独立之思想 / 105

第8章 西北史地研究 / 109

西北史地研究 / 109

敦煌学的奠基人 / 114

佛教史考证与研究 / 119

第9章 为不古不今之学 / 124

中古史研究 / 124

史诗互证 / 127

第10章 颂红妆 / 129

《论再生缘》公案 / 129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 / 139

第11章 志向与追求 / 143

续命河汾 / 143

藏山付托不须辞 / 145

附录

年谱 / 150

参考书目 / 152

第 1 章

家世和初学

书香世家

陈寅恪的祖先长期生活于福建，至清雍正年间，陈寅恪的五世祖陈腾远迁居江西义宁州（今江西修水县）。在义宁安乡十三都护仙源居住，开荒垦田。数十年后，至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时开始发迹，成为义宁的书香之家，到陈寅恪生活时代，一门四杰，成为江西乃至全国著名的文化家族。

陈氏生活繁衍在江州浔阳常乐里一带（今江西德安县义门村），史称义门陈氏。在长达两百多年中，陈氏大家族十九世同居，聚族近四千口人，有田三百余处。为了保持大家族和睦相处，特别定了家规家法三十三条，借以维持家族内部尊卑有序，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坚持“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的治家原则，具体来说，“家族所有成员做到：清而纯，善而和，义而正，才者不矜，富而不骄，贫而不怨，有勇不犯，有刚不折”。在义门陈氏存在的数百年中，三十三条家法起了重要作用。它始终被家族成员奉作行为规范和准则，整个家族的生活就像一个小社会，各种机制健全而有序。家族在严

格家法的控制下又注重家族教育。“学院以教童稚”，“东佳书院以供学者”，也就是规范与教育相结合。规范以调节家族内人际关系，教育以提高家族成员基本素质。对家族成员控制的相对严密，是维持家族长期存在并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为人英毅宏识，才智卓越，21岁中举，30岁时入京参加会试，不第留京，广泛结交才智之士，准备参加下次会试。其间正值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陈宝箴于北京某酒店遥见圆明园火起，悲愤难抑，拍案痛哭，旁坐者皆为之动容。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陈宝箴受易佩绅与罗享奎之约，到湖南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入曾国藩幕府，深受曾国藩器重，曾待之为上宾，称其为“海内奇士也”。陈宝箴官累迁至湖南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后因支持戊戌变法获罪被革官职，以致赐死。

从陈寅恪一生思想与行事来看，他受祖父陈宝箴的影响是家风的传承，而受父兄及家庭的影响更深刻一些。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曾长期在其父去世之所“靖庐”居住，其地称为散原山，自命其号为散原。前半生积极投身社会帮助其父推行新政，后半生远离政治，以诗文名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诗坛的重要代表人物。在陈寅恪家族发展史上，陈三立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

光绪十二年（1886），陈三立参加会试中试，但因楷法不中律，未应殿试，退而习书。直至光绪十五年，补殿试后始成进士。考中进士后，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在京城任职期间，目睹清王朝后期吏治腐败、官场黑暗的现实，自己有志难伸，曾强烈地表示其不满之情：“举五千年之帝统，三百年之本朝，四万万人之性命，而送于三数昏妄大臣之手。”

1901年，陈三立携家眷移居南京，租房屋居住于中正街

(后改为白下路)。当时，陈三立妻子俞明诗娘家的大部分人也居住于南京，且有长期在南京居官者。俞明诗父俞文葆，浙江绍兴人，曾任湖南知府，此后，俞家子孙兴旺，英才辈出，成为浙江绍兴的文化大族。俞文葆二子三女，长子俞明震（1860~1918），光绪年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曾任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总办，宣统年间曾任甘肃提学使，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民国肃政使等职。其子俞大纯、女俞珊均为现代史上知名人士。俞文葆三子俞明颐，曾任湖南陆军小学堂（原武备学堂）总办，后任清军协统，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中湖南军界领导人唐生智、程潜、陆其炳等都是其学生。俞明颐娶妻曾广珊，是曾国藩嫡亲孙女，曾纪鸿之女。俞明颐夫妇生育的八个子女皆有成就，其子俞大维娶陈寅恪妹妹陈新午为妻。俞大维曾回忆说：他与陈寅恪一家是“三代世交，两代姻亲，七年同学”。俞大维妹妹俞大彩嫁给傅斯年为妻，所以傅斯年母亲去世时，陈寅恪进行慰悼，称傅母为“姻伯母大人”，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与俞大彩嫡亲表兄妹的关系。陈寅恪父子与俞明震兄弟、俞大维兄弟姐妹都保持了终生情谊。陈寅恪一家与湖南曾国藩家族也是通家情谊，其祖父与曾国藩父子，陈三立与曾广钧兄弟，陈寅恪兄弟与曾家昭字辈兄弟姊妹也保留着情谊。陈寅恪终生虽然献身于学术，学术思想理念先进，有些甚至是超前的，但生活作风和思想观念却保留着一些传统世家子弟的习尚，应该说这与他的家庭和广泛的亲属族群有着密切关系。

陈三立共有五子三女，其长子陈衡恪，乳名师曾，后以师曾为字，是陈三立原配夫人罗氏所生。陈衡恪1876年出生于湘西凤凰城，自幼天资聪颖，有很强的记忆力，而且幼年就表现出艺术天赋，喜欢绘画。陈氏家族熟悉教育方法，在陈衡恪幼年并没有刻意地培养其绘画，聘请名师施教，过早地使其局限

于一家一派，而是崇尚自然，让其天赋自由发挥，充分张扬个性，发展其自然想象力，使其艺术潜能和天然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得以充分发挥。接近成年时，诗文、书法、绘画具有基础后，再请名师给予教诲，进行严格的专业基础训练。陈衡恪从周大烈学文学，从范镇霖学书法中的汉隶、魏碑，从范当世学行书。此三人皆当世名流，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交谊甚深。其中范当世对陈衡恪影响更大一些，后来范当世将女儿范孝娥嫁给陈衡恪为妻，两家成为世交加姻亲。

光绪二十七年（1901），陈衡恪到上海求学，先入法国教会学校，后转入南京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与鲁迅同学。两年后，携弟陈寅恪与鲁迅等人到日本留学。毕业回国后，又与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陈衡恪德才兼备，是陈氏家风的重要传承者，他的品德、才艺都深刻影响了陈寅恪兄弟。

按照陈寅恪兄弟排行，陈衡恪为长子，排行第一，隆恪排行第五，寅恪排行第六，方恪排行第七，登恪排行第八。

陈三立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且思想超前，支持和鼓励子女接受新式教育，出国留学，培养子女们向学的志趣，使得子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真正形成了世代书香，满门贤俊，而陈寅恪这一代最为典型。

家学渊源

陈寅恪出生于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是陈三立第三子，因生于农历庚寅年，故其祖母黄氏为之取名寅恪，其祖父陈宝箴曾为之取字鹤寿，后以名行世。陈寅恪出生时，其祖父任湖北按察使，视事三日，改署布政使，其父陈三立随侍湖北任所。

陈宝箴父子都十分重视子孙的教育，举一例可以看出陈宝箴父子对子孙的希望和要求。他晚年给陈隆恪写了一个扇面，全文是：“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去，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至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陈宝箴此训诲之言写于陈隆恪少年时，此时陈宝箴已被罢官，他本人虽然蒙冤受屈，但对子孙的教诲、要求毫不降低，对社会也没有怨恨之意，其意蕴深远，其思想健康向上之情充分显示。虽然写给陈隆恪，但自然是针对所有子孙的，陈寅恪比陈隆恪小两岁，接受的启蒙教育及其生活氛围肯定是相同的。

陈寅恪自幼聪慧好学，记忆力过人。在平和、安定的家塾中接受了传统的启蒙教育。六岁时入私塾从宿儒周大烈读书，他自己曾回忆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陈宝箴父子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又有条件设立家塾，聘请名儒做教师教育陈寅恪兄弟。陈宝箴父子尊师重教，不仅对教师的选聘重视，而且对教育方法也相当注意，与家塾教师约定：不打骂体罚学生，不让学生死背书，除传统的教学内容外，还要教一些外文、算术等新科目的基础知识。

童年的陈寅恪在宽松、平静的家塾中培养成了好读书、追求新知识的秉性，并且成为终生的习惯。他曾经对学生回忆幼年勤奋读书的经历：“因韶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而且

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陈寅恪读书十分博杂，而基本典籍大多是少年以前阅读的，他表弟俞大维曾回忆说：“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同时经典书也读得很多，并且熟记在胸。正如俞大维所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

1901年，陈寅恪随父母迁居南京。开始入学堂读书，学堂除教授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外，还教授科学知识，如数学、英文、音乐等，并购置一些文体教学设备，将丰富的家中藏书存放其中，供学生阅读。陈寅恪在学堂不仅读了许多古书，还初步接受了科学知识，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曾回忆说：“六叔（寅恪）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陈寅恪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养成努力向学的志向，奠定厚实的传统国学基础，并初步接受了新的科学知识，为出国留学系统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创造了条件。

第2章

留学时代

少年赴日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自南京经上海赴日本留学，在上海停留期间，曾与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会面。李提摩太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中国传教，在中国生活长达四十年。在中国期间，李提摩太积极参与社会事业，精通中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并广泛结交中国各界人士，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洋务派、维新派人士交往较多，曾支持和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在与晚清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中，对上层人士及其子孙中的纨绔子弟不满意，对一些官宦子弟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追求奢靡生活的行为看不惯。他对陈寅恪兄弟抛弃世家子弟生活，远涉重洋到国外留学给予高度评价。他对陈寅恪兄弟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陈寅恪后来的回忆专门记述此语，说明他对李提摩太的寄语和希望留有深刻印象。

与陈寅恪兄弟同时到日本留学的还有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及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的二十多名学生，其中包括鲁迅兄弟，而带

队者则是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陈寅恪兄弟到日本后，与鲁迅兄弟同入东京弘文学院。弘文学院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生日语而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实际是中国留日学生学习各种专业的预备学校。在学习期间，陈寅恪与鲁迅同住一舍，朝夕相处，建立了密切关系和终生友谊。

陈寅恪在弘文学院主要学日语，前后五年，其间两次回国。1904年夏，陈寅恪利用暑假返回南京，正好赶上清政府留日公派留学生考试，陈寅恪与兄陈隆恪参加了此次考试并同时被录取。10月，两兄弟再次启程赴日留学，陈寅恪仍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陈隆恪入嘉应大学，后又转学到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1905年，陈寅恪因患脚气病需易地疗养，遂回国休养，从此结束了留日生活。

陈寅恪留日主要的收获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初步掌握了日语，陈寅恪一生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他通晓多种语言，而对日语的学习和掌握主要在留日期间。其二，加深了对日本国情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与许多留日学生后来成为亲日派相反，陈寅恪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清楚的了解，对日本势力扩张及对中国侵略野心有所认识。陈寅恪当时和以后一直是坚决主张反日和抗日的人，如1910年，他在留学德国时得知日本强行占领朝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示极大的义愤，在诗中写道：“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此后，长期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示担忧和愤恨，这与他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有密切关系。其三，对日本历史和文化发展有所了解，为他研究中日交流和相互借鉴奠定了基础，如研究隋唐史，隋唐时期中日交流频繁，日本许多制度和政策措施学习效法于中国。对中国隋唐史，日本学术界研究也相当深入，掌握了许多资料，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冈崎文夫教授关于唐代府兵制、均田

制和租庸调制的研究就是如此。陈寅恪读后，曾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冈崎文夫的研究“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他以后研究隋唐史与他此时所读日本人研究成果与资料可以相互补充、辩证和参照，扩充了陈寅恪学术研究的资料范围。

留学欧洲及其收获

1905年陈寅恪因患脚气病自日本回国疗养，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休养，病情大有好转，遂于1907年春插班考入复旦公学（现复旦大学），主要学习西方语言，为他以后到欧美留学奠定了基础。1909年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1910年考入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字学。陈寅恪留学欧洲主要是学习西方古今语言文字学。柏林大学语言学和哲学两学科在欧洲久负盛名，这可能是陈寅恪选择柏林大学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此次在柏林大学学习的时间不长，1911年春，陈寅恪因脚气病复发，需要易地疗养，他去挪威疗养了二十多天，并在同年秋天转入苏黎世大学学习，在苏黎世大学主要学习经济学，曾认真研读马克思著的《资本论》德文版，应该说是攻读马克思原著经典较早的中国学者。

陈寅恪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当时其父陈三立率全家居住南京，革命军攻破南京，全家迁居上海。陈寅恪在欧洲一方面挂念老父及家人，一方面因留学经费不足，决定暂时回国。1912年春离开瑞士坐船回到上海，在上海家中休养。1913年再度返欧洲留学，同年春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此期间他系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初步掌握了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的相互作用、影响社会发展的理论。

陈寅恪在巴黎学习期间的另一收获则是通过王国维介绍结